

# 蓝莓香飘杨家沟

李尚菲



站在郁郁葱葱的山上，举目四望，林涛如怒涌向远方；闭目轻嗅，缕缕花香在鼻孔里游弋；侧耳倾听，松涛阵阵敲响耳鼓；俯视山下，汉江游龙般蜿蜒而过……这里是郧阳区青曲镇杨家沟村，它还有一个让人垂涎欲滴的名字“蓝莓之乡”。

由于这个村子是我们单位乡村振兴包联的村，我们定期进村入户开展活动。随着一次又一次地亲近，我渐渐喜欢上了这个村子。

村里有一家“明星户”叫易丽，靠着勤劳的双手创造出了幸福美好的生活，是远近村民争相传颂和学习的榜样。

易丽的丈夫曹仲勇以前是卡车司机，一年四季，奔波在大江南北，饥一顿，饱一顿，生活极其不规律。2006年，他们家住上了楼房，2011年又盖了一栋新楼房，令村民十分羡慕。2013年，曹仲勇结束四处奔波的生活，回家和妻子干起种植养殖业，养了100多头西门塔尔牛、20多头猪、30多只鸡，还种了40多亩地，主要有玉

米、小麦、红薯、油菜、牧草等，另外成立了2家合作社，主营牲畜家禽养殖与销售、农产品种植加工销售等，年收入稳定在30万元以上。2019年还买了车，可谓是日子节节高，生活岁岁好。

曹仲勇平时还从事建筑工作，这么大的家业主要靠易丽扛起来，一年四季无闲暇，日子过得既充实又有劲道。易丽早上5点多就起床，做饭、喂猪和鸡，吃完饭，上坡放牛。好在，收种庄稼已实现机械化。

2021年，易丽的大儿子复员返乡，亲戚给他介绍了一个县城的姑娘，交往了一段时间后，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。这姑娘既看到了易丽家勤劳、淳朴、善良的家风，也看到了乡村美丽的风景。

当他们漫步在散发着野草花香的田间小路上时，一路伴着山雀的歌声和蝉鸣；当她站在清澈的汉江岸边时，鱼儿欢快地在她的倩影里游弋，仿佛在赞美她的美丽。她弯腰掀起一捧江水便喝了起来，心里油然而生一股温暖：这山里的水格外清甜，空气格外清新，连月色也格外清亮……

生活在广东的他们，即使再忙，每年的五六月份也会回家看望父母。此时，正是这个小山村最热闹的时候——漫山遍野的“蓝精灵”显得格外调皮，浑身裹

着白乎乎的糖霜，一碰就掉，整个山谷都飘荡着蓝莓的香味。村里大部分留守劳动力都向蓝莓基地汇聚，采摘、分拣、包装，以待售卖。附近的市民，或扶老携幼自驾车而来，或邀朋结伴坐公交车而来，在基地里边摘边吃，满足感从内心涌上脸庞，临走时还不忘给亲朋好友带几提。

“蓝莓摘了就不打药，不用洗，卫生健康。”蓝莓基地老板杨林自信地介绍，附近的村民平时会在蓝莓基地里除草、松土、修枝。就这一个基地，每年能带动本村及周边村500余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，户均增收7000元以上。

一方山水养育一方人。蓝莓产业让百姓的腰包鼓了起来，淳朴的风气让邻里之间更加和睦。张家建房李家帮，李家麦黄心不慌。脉脉青山邻相望，天朗气清好风光……

村里有个村民叫杨正学，今年60岁，年轻时就喜欢吹拉弹唱，被村民称为“乡村老艺人”，家里一直堆放着用过的鼓、锣等民间吹打乐器。同村和他具有相同爱好的还有易华昌和杨明富。

村民张官盛觉得要想丰富乡村文化生活，培育文明乡风，就要盘活这种资源，便组建了一支民间乐队，大家一起玩，一起享受生活，村里有红白喜事时还能热闹

热闹。张官盛还积极向上争取文化资金，帮助村里配齐了两套民间吹打乐器、一套移动音箱和一架电钢琴。

随后，杨家沟村成立了近十人的乡村振兴文艺小分队，杨正学主动请缨当组长，张官盛当顾问，他们经常在村里的红白理事堂、易迁安置点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，表演民俗节目。

他们将好的家规家风故事改编成“四六句”和“三句半”，大力宣扬好家风，如：“杨家沟村何万英，礼仪廉孝记心中，尊老爱幼敬长辈，婆媳和睦关系融，言传身教重于行，勤俭持家美名隆……”“幸福生活有门道，勤劳双手来创造，牛羊成群满山跑，满山跑。”“村里易丽真能干，女子能撑半边天。养牛种猪两不误，日子过得比蜜甜，比蜜甜！”……

乡村振兴文艺小分队自编自导自演《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之歌》：“那山羊儿咩咩叫，这坡鸡鸭欢腾飞。颗颗蓝莓枝上挂，果香浓郁惹人醉。文化生活有滋味，欢声笑语歌声脆。邻里如今多和谐，哪像从前背背背。硕果飘香幸福路，村民致富喜扬眉……”

车子行驶在平坦的柏油马路上，路边一栋栋黑瓦白墙的楼房迅速倒退，一路清爽的山风相随，在耳畔絮语，仿佛在诉说着杨家沟村说不尽的美丽故事……

# 满庭芳·百二河游园

朱志安

柳韵荷香，兰馨草绿，行来小径通幽。池边闲望，鱼影戏沉钩。却赏山光映翠，夕阳里，几处云楼。风初静，倩谁相许，今夜探星眸。廊桥凭仗立，青衫袖舞，正此晴柔。念湖波，琴音未肯停收。风雅清凉半日，入远渡，花意难留。相思隐，悲欢任我，情若水长流。

# 冬日麻雀

李从娥

忽而又立冬了，仿佛只是一回瞬的工夫，秋天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溜走了。露华轻染，枝头萧瑟，初冬的脚步碾碎了秋的落叶，秋的温暖与浪漫。扑面的北风渐渐有了寒气，阳光依然明媚，天空湛蓝，一碧如洗，有鸟儿飞过。突然一个念头像清凉的风一样渗入我的大脑，不能辜负了这初冬如此灿烂的阳光，该去郊外山林里走走，收集生活中的美好。

于是我像一只欢乐的小鸟，轻快地出了家门。

一路步行，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，进入四季常青、松柏满坡的山林。树林里栖息着很多种鸟，在婆娑的阳光里，无忧无虑地卖弄它们婉转清脆的歌喉。未见其鸟，先闻其声。“叽叽、喳喳、咕咕、啾啾……”这些都是我所熟悉的鸟声啊！仔细辨听有麻雀、喜鹊、斑鸠、乌鸦、画眉……其中大多数是麻雀在叫。

我往山林深处走去，找到了一块安静向阳的草坪，冬日的草被风梳理得整洁又干爽。我在这枯黄的草毯上躺下来，阳光亲切地盖在我身上。几只鸟缓缓飞过天空，我看着它们，但它们没有低头看我一眼。我眯起眼睛听着来自山林的松涛，享

受着心灵的真正舒展。

一群麻雀忽地落到了我身边的草地上，它们模样俊俏，上体羽毛浅棕褐色，有一对黑宝石般的小眼睛；灰黑色的鸟喙短而粗，呈圆锥状，喙尖略微弯曲；腹部羽毛灰白色，腿和两爪呈粉褐色，爪趾三前一后，生有长指甲；在地面活动时双脚踏跃前进，轻盈娇美。

它们围着我左跳右跃，冲着我吱吱喳喳地大呼小叫。我直起身笑吟吟地看着它们，倍感开心快乐。望着它们纯洁灵动的黑眼睛，这些我再熟悉不过的鸟，仿佛久别重逢的亲人。我多想与它们紧紧拥抱，我试着往它们跟前凑，它们却警惕地看着我，往远跳一跳又停住，扭头瞧瞧，黑宝石一样的眼里透着想要亲近我，又不完全信任的神情。

我从兜里掏出饼干，掰碎了放在地上，它们瞧一眼饼干，又看看我，进退两难，不晓得如何是好。它们先是离我较远，见我不去伤害它们，便一点点靠近，然后蹦到我的身边，俯下头来，用灰黑色的小嘴，“嗒嗒”啄着地上的饼干，再偏过脸偷瞄我的反应。我只是微微一笑，不动声色地躺着，默默享受着这些小家伙精明又

可爱的样子。

看着眼前的麻雀，忆起了几时的麻雀。

小时候，我所居住的村庄是“麻雀的村庄”，麻雀比人还要多。屋檐下，墙洞里，树枝上，全是麻雀。每天清晨和黄昏，麻雀叽叽喳喳叫得好不热闹。不过我很少去惹麻雀，我领教过它们的厉害，有点怕它们。那是一个夏天的中午，我听到屋檐下发出一种尖锐急促的鸣叫声，急忙跑了过去，原来是一只羽毛还没长全的小雏雀。这小家伙大概被它的兄弟姐妹从墙洞的鸟窝里挤了出来。

它还不会飞，我把它捉起来，捧在手心，它张着嫩黄的小嘴凄厉地叽哇乱叫着，像是在哀求我把它放回窝里。我捧着它，它看着我，小嘴张得大大的，一声一声叫着，我实在是爱不释手。没想到不一会儿，院子里扑扑啦啦落了一群大麻雀，怒目圆睁，对着我尖利地叫着，那场面似是要准备打架。大概它们以为我要伤害小麻雀，纷纷飞到我的脚边瞪着我，嗓子都叫哑了。我被眼前的场面吓着了，慌忙找来梯子把小麻雀放回窝里。

没有鸟展翅的蓝天，是寂寞的；没有



鸟漫游的大地，是孤独的。它们站在高高的树枝上望着我，交头接耳议论着什么，忽地一只又飞下来，落在我身边，呼朋引伴，其他的麻雀纷纷从树上呼拥而下，在草坪上轻盈盘旋。它们的快乐感染了我，我长久凝视它们，想记住它们，它们是多么纯真可爱又亲切有趣的鸟啊！可它们的生命只有十来个春秋，但它们不悲哀，不烦恼，无忧无虑，只是站在高高的枝头歌唱、跳跃。

蓝天下没有任何生物像鸟这般轻盈，它们是这天地自然的精灵。保护好自然环境，让山更青，水更绿，空气更清新，让鸟儿用快乐歌声来吟唱我们心中的美好，让它们无所顾忌地在我们脚边觅食。人与鸟儿和谐共处，共享大自然。

#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光 (外二首)

马帮

我曾见过一个伤心的人  
他的泪水比雨天的水滴还要多  
我也曾见过一个绝望的人  
他心中的黑暗比夜晚的天空还要黑  
但他们踉踉跄跄的脚步最终还是站稳了  
我相信他们终究还是看见了什么  
正如我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光  
当我从自然的变幻中领悟了时光的宽怀  
我就从人性的光芒中看清了生活的真相

# 接过卖菜人分给我的光

我在早上  
买一个小南瓜  
一棵青白菜  
当我从头发蓬乱的大姐手中  
接过两样蔬菜  
我看见她温和的眼神中  
充满柔和的光  
在回家的路上我表情平静  
手里提着  
卖菜大姐分给我的光

# 卢克索的花瓣

叶梅

杨菁有天对我说：“我写了一部小说，你帮我看看。”我当她是好玩。知道杨菁从事文学创作，是在多年前。那时我们都在湖北，心怀文学梦想，上世纪80年代初已经发表了一些作品。但后来她却不知道怎么写了，在经历了许多事情之后，在我们的接触中，只听她说起她在学校教书的一些小故事，特别是说学校的两个假期，她都去周游世界，常常是法国、西班牙，还有南非、埃及什么的，她披着长长的丝巾，站在沙漠或古老的教堂，或是一座

叫不出名字的小桥前，与那些风景融为一体。

但没想到她的这部《在埃及说分手》是真写出来了，她写的是当代人的爱情，热烈勇敢，终究回归于理性，这让我想起杨菁的爱情。

1983年，湖北省作协在东湖之滨召开青创会，近百名年轻人聚集在一起，杨菁和我都在其中，大家正在欢愉地谈论文学之时，杨菁却在晚上突然消失了。事后才知道她为了追寻爱情，去了北京。她将工作、饭碗有所谓影响等都抛得远远的，义无反顾地从她的家乡十堰去了北京。

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惊世骇俗的事，引起大家的议论，可见杨菁的举动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。她性格率真，敢作敢为，在作家中，尤其是女作家中很少见。后来她上了武大，然后到中国戏曲学院当了老师。我开始一直难以想象，她这么一个率性、不愿意循规蹈矩的人如何为一个，教海弟子，但后来的事实证明，杨菁在学校是一个受到年轻学生喜爱的老师，她的课很受学生欢迎，她的率真从来

没有因为生活而改变，而或许正是这些打动了年轻人。

近年来，我读过她的《欲望水城》和一些中短篇小说，还有一部描写大学生活的长篇小说也正在出版中，在读完《在埃及说分手》这部长篇小说之后，我对杨菁的看法有了很多改变。

《在埃及说分手》的背景融进了浓郁的埃及文化。作者有意把背景放在埃及这个具有人类古老文明的国家之中，是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比较。埃及文明是人类目前残存的宝贵文明之一，杨菁用细腻灵秀的笔触，表达了对这种古老文化的欣赏，同时也以此与中国文化加以种种比较，她作为一个中国女作家，对人物的命运及文化背景投以世界眼光，是21世纪中国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缩影。这给我们另一种提醒，我们的许多写作还停留在农耕文明的视野之中，还是一种农业社会的思考，但实际上中国目前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，工业化城市化的浪潮所带来的巨大变化无处不在，杨菁做了一种探索和尝试，虽然尚且不能说她的视野及观察、思考及表达已经成熟，小说中确有让人感觉不完善的地方，但杨菁向世界迈出的这一步已实属不易。

杨菁有意识地希望这本书是为读者所写，用她自己的话说：“我就是想写一本好玩的好看的书。”她研究人物

故事，试图以情动人，试图贴近大众，让作品成为一种读物，而非象牙塔里的喃喃自语。杨菁过去一直进行纯文学写作，没有写过畅销书，也没有刻意去跟市场接轨吸引读者，这次的写作她有想把自己的写作姿态放到读者中去，不再是自我欣赏。纯文学如何由小众变为大众，一直是大家关心并争论的话题。在有些人眼里，似乎纯的就不不是大众的，大众的就一定不是高雅的。我个人并不赞同这些观点，杨菁有着深刻的命题，但同时又要“好玩好看”，正是在努力使纯文学变为大众所接受的。她在书中对场景风光的描述非常用心，语言精致优美，功夫下得很足。

要说其中的不足，我以为她的讲究不是很贯通，有些地方显得随意，大量的对话，有的精彩，有的直白。多种文化的比较有时显得拼贴生硬，结构也略显单薄。作为一部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，故事还可以铺展一些，比如罗硕夫这个人物的反复出现，总让人以为后边会有什么噱头或重大事件，但却没有满足读者的期待，有些不了了之。

这本书是杨菁个人创作的很大突破，如果用心，她会让我们再次惊讶地看到卢克索巨大的花瓣，事实上，她在不久之后写出了更为广阔深沉的《绿水倾城》，其中的妙处已超过之前她所有的写作。

# 每个盘碗都装满阳光

孩子们已在楼下  
开始了追逐和奔跑  
收拾完锅碗的母亲  
陷入短暂的沉思  
转身抬头瞬间  
她看见  
每个盘碗都装满了阳光  
小羊们正在山坡上吃草  
它们的身边铺满  
另一片阳光

